

重修襄垣縣志卷之七下　　知縣李廷芳編輯

藝文中　記

明

重修文廟學宮記　　邑人郝良臣

嘉靖壬戌懷進士湛泉蕭公受命來尹茲土居二載政始成乃謀修學宮因謁廟集諸儒於講堂命之曰凡廟學之在天下恒必擇靈區奧壤又多規制宏深者非以侈觀望也蓋廟以奉祭祀學以育賢才譬之於人必正衣冠尊瞻視然後可以弭人之媟慢起人之敬畏今廟學雖設然起於陌巷區位湫隘垣墉短

淺甚不足以展豸侑鳴教鐸發舒多士之氣也吾將
爲子潤新之何如衆喜曰諾適學田歲有得乃市材
先事廟工買民舍改街衢縱展十丈有奇橫展皆稱
又選鄉民之良實者曰王斌郝其保郭宏恩趙朝以
董課之功未半濮泉以年滿陞秩去是歲冬適大梁
進士節齋李公來繼之涖政初即興舉百廢尤先注
意廟學且詢知前功所以遂止者由費不足即先捐
俸金若干兩又倡寮友及學官諸生邑士大夫闔境
義民各相輸助時應者如響不旬日得三百餘金乃
分布衆役計日程工修正殿五楹併修東西廡內外

門廟街左右兩坊及啟聖名宦鄉賢諸祠宇共計五十餘楹又置泮橋一座皆飾以碧翠複院繚垣枚枚寬實視昔之戶不蔽影大相雲泥乃遂移築學宮縱長橫展之度皆與廟長廣相埒其門堂序塾亦無不中矩蒦者歲丁卯為隆慶改元始竣事於是節齋公暨二三寮佐及學師來徵文予不文顧所言公與嘗公言之何可以不文默也惟國家以武定天下而以文守之故兩京有監郡縣有學至於窮荒絕域皆知尊崇孔子之道赫赫濯濯亘古所未有也故常於守令考最陟明必以興教育材為第一蓋文事興則六

事舉矣詩曰愷悌君子令德來教言有文事也今食人之祿而荷人之爵能以文事為首事者幾人哉自我公踵成蕭公之美如璧照珠聯焜燿先後不將愧允令之鰥曠者耶夫有開必先者二公之烈也希之則是者吾人之責也他日多士出而有為必尊主庇民事功赫奕斯有光展修之役矣是為記

均糧記　[illegible]　郝良臣

先王建邦啟土度地居民其分田制賦之法相沿非一日矣自夫井田廢而阡陌起大道隱而橫歛興凡古人合併為公之意殆泯沒澌滅莫之存什一於千

百矣雖漢唐而下間有英君誼辟孜孜講求然古意卒不可復豈其法不宜於後世哉亦其勢之漸趨者然也我皇祖御極之初首命儒臣夏元吉等集議詳定著爲令甲徵於夏者則曰稅徵於秋者則曰糧其先後次數稍倣唐楊炎兩稅之制而中復加損之蓋不泥於古而自無不合眞足以侔迹商周而陋近代於下風矣吾邑自國初時里額八十有三糧額夏麥七千七百二十八石有奇其春鹵不堪麓蓑者實三之二其有司復不與酌減往往取盈焉於是官之所徵者恒浮於歲之所獲年復一年而民之逋負逃竄

者曰急且多矣至宣廟時父老呈縣出是得疏於朝下監司勘驗乃分爲二項凡流民遺棄之田則任民佃種名曰拋荒即半徵數也凡居民常種之田則仍舊起辦名曰本身即全徵數也由是上不費於催科下不苦於輸納逃者漸以復荒田漸以墾而糧之該徵亦足以待辦矣至武廟時或有令復徵所謫者吾邑溢出額外之糧五百四十石有奇會慶陽張公來牧檢知之嘆曰拋荒免科本爲厚下也今玆復徵之無乃紿民以自貳乎於是按邑中起科之田而攤前所謂溢出之數每石二八算徵名曰均攤浮佃即前

多益寡之遺意也是後法久弊生富豪之家重賄里書巧爲飛詭致令全甲混淆鬼蜮難辨而吊之有識者徒以切齒嗔目矣乃嘉靖丙辰我邑黎下公以妙齡登制科奉命來尹吾邑徧詢疾苦旦知前弊乃晰夕憂惶惓惓焉思所救正因獲一二黠胥鞫訊之凡均攤馬免影射於名家者始得其梗槩而其間猶有曲爲掩護恡者不肯承伏者公硏究益力百方鉤索雖合勺之微必有端委而後已戊午秋始復舊額而竣焉昔先正邱文莊公欲除兼併之患立貢賦之法後竟格於不行今我公不二載而刷清累年之弊其

有光於文莊不淺矣予遷官方岳被放西歸適邑博士趙君與諸庠生徵予爲記予不文顧予昔典銓曹類不敢蔽賢沒善况均糧一節雖學士大夫嘗苦於包賠者皆重沐膏澤湔滌虧累將不獨予惠困窮已也予援筆數語亦以附異時口碑之萬一耳若夫勒鼎彝垂竹帛鴻名駿烈響震廟堂則另有所記者在也予不敢妄爲序述併查明實徵條欵俱別著於碑陰云公諱尙直字舉之松坡其別號也

重修臨澤王廟記　郝良臣

嘉靖辛卯秋九月重修臨澤王廟成首事者徵文於

予孑不文祿躬覩其策遂典致辭按縣志于[illegible]唐興
人以秘術宏濟時艱民賴以生沒之日民用不忘維
是有廟廟在縣之離方歷唐季五代宋元暨我明一
統世不廢觀正殿五楹歷歲頗久漸以頹撓於是焦
黨王誠等幷然郭宏覺黃公庭史繼郭才盛黃堯臣
郭步霄暨李鑑有衆飭材鳩工始事事焉又募於邑
厥應如響既信乃布尋累堂疏牖壯闢門丹黝采漆方
桷圖橑實實枚枚孔曼且碩起春三月壬辰止九月
戊戌凡二十有一旬乃襄其事既落成觀者擠進爭
牽羊豕雞魚執醴醍禱信旂伐鼓嘯籥慶禦跽奠頃

告厥成功雜昔聖賢儕在祀籍纔可屈指間或以猷或以平或以序或以勤或以寬或以文皆鑿鑿可考是皆功鉅驗遂故越在異世鬱有馨香入心顯戴禁報不已被禮樂而崇儀章擬於生者若王術妙當世捍禦爲多而默感實通越世尤甚視前數聖賢雖考履殊祥亦要均之瀾下而奇流不可謂非水也則今窑安宅以引以長實分所以誰曰有可降替哉雖然廢興成毀物數皆然既剥而復既夬爲姤消息無停天行之則物數象之矣廢興成毀相尋無窮耳目展遷誰能爲一今諸君有是舉也則固爲興爲成爲數

之更爲時之復爲事之大爲耳目之一新頗不可優

嘉也乎敢望如諸君者於千百世焉是爲記

城隍廟碑記　　郝良臣

城隍廟之設自我朝郡縣區夏所各建祠宇以叙列

百神制也予邑之有廟與營作之次第則有前人載

記詳矣顧其制尙多簡陋未足以展祀妥神其後稍

稍增葺漸備如後寢如兩廡如前之作樂樓如旁之

神厨道院之類作者非一人成者非一時於是前輩

之捲棚與亭與坊則猶闕如也今年春隣廟鄉民王

斌等切念之乃僉謀處告於神而事事焉各捐貲以

爲木甓瓦石之資邑人應者如響於是五材畢集百工協奮審曲面勢計日成之建捲棚三楹不施牆牖哈哈嚀焉器如今官府之豐室東西碑亭二座則稍殺於棚之制以附麗所階牌坊二楹則內導門之大小外畢備之廣狹而施等焉飾以丹黝崇以閣甓赫赫濯濯扶然備矣起嘉靖乙卯二月十七日止六月二十九日凡十有三旬乃襄其事王斌等走使南京徵予文記諸石郝氏良臣曰神依人而血食人依神以怙日隱顯相維合一無二者也故衛古祀錯變可屈指大而經帶具瞻則河海岳瀆焉散而正名民守焉

山林川澤焉而百貨所生則邱陵墳衍焉蓋莫不蒐
之禮典國祀祀之以社以方隨時饗之豈直有所私
微哉誠心之不可已也況城隍朝廷勅命之神與牧
令陰陽表裏者也司彰善癉惡之柄有禦災捍患之
功禦捍以濟變仁也彰癉以行權義也仁以經之義
以緯之仁義不忘民之主矣人之竭誠翼戴不約而
同夫豈其心之不可以已歟然則王斌之與闔邑等
並力殫財增拓其所未備者顧非義起也乎是爲記

重修城隍廟兩廊碑　　郝夏臣

城隍廟歷代有繼修兩廊則歲久頹敝近年尤甚鄉

民王斌郝奇寶楊天祥等不替初心力圖全美乃先
前已費爲倡道士粟太坤復募諸邑人財既集將事
尋道某氏子市木百棱皆購直抵用於是督率工徒
以畚以築以繩以削詹阿是經棟宇是飾功將半而
財匱太坤愀然嘆曰安所得物以完斯役乎明日斸
土獲銀器十三件重七十餘兩器字所造實唐之至
德年所遺也衆禱於神再市物補所未逮由是建東
西廊各十楹中三楹各稍崇祀六曹祿命諸神像殿
字相稱起於嘉靖癸亥三月成於甲子八月夫神有
不得而毀事有不得而廢譬之官府焉[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情

祀具矣而廨舍未備吏無寧宇主官者獨安乎錄是
觀之則廊序不可無亦猶吏舍之不可闕也大小相
維體統自備况惟先薇志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地不
愛寶孰謂諸鳩首者徒災木石爾耶神之顯赫固不
係於祠之有無獨吾人嚮往之不足者非祠無以致
敬今諸君建是功隆必不可殺之禮典必不可廢之
事而致吾人嚮往之所不足斯其所以可記也

李侯修城記　　邑人　姚九功

襄垣之沿革徙置不一前人記之詳矣李侯來宰是
邑推豈弟之心勵精明之政不期年而政成化行常

目擊傾圮欲更新之第恐勞民傷財不忍起大功勤
大衆隆慶元年九月曾賊大舉入寇破石州屠勍甚
慘公深爲百姓憂越明春即大戒於衆增築城巔各
五尺許濬壍二尋有餘又以堞臺頻修頻壞反耗財
力乃悉砌以磚計堞一千五百有奇甕門敵臺八座
四樓亦量薦而崇之事舉而民卽樂從工興而事乃
底績蓋由公之畫玆舉也工不盡民之財役不盡民
之力故樂爲赴公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語曰擇
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此之謂也時戸稅耗半縮故額
公白諸當道汰逋絶覈實丁裒多益寡劑其而歸併

之所非丹鉛損戶數以保障晉陽之遺意乎其他革吏弊詰奸慝抑豪横禁賭博捐貲以修學宮節財以省冗費善政不一而足而冰蘗清操一毫不染宜其由心達政而衆美之咸集也邑士民索予言以誌不朽予因樂爲之記公諱貫和字于中號節齋河南祥符人登嘉靖乙丑進士時贊定判簿陳力教諭賈綠司訓宋時儒曹相咸與有勞而督役鄉民王斌等皆得附名於碑陰云

文昌祠記

姚九功

襄邑學宮東南隅舊有文昌祠祀梓潼帝君嘉靖八

年改爲啟聖祠固一時權宜之計也夫神深貫於天則爲列宿精英神遊於地則爲昌文靈秘凡祿秩桂籍皆所綱維故天下郡邑學宮咸立祠祀神與孔子類從丁祀血食無窮我襄缺是祠越五十餘年邑侯成吾由公以名進士歷御史秉臬憲爲當塗排擠左遷視篆甫一載凡廢政之巨者罔不作新復念茲隆典卜學前隙地一區鳩工飭材建正殿三楹東西兩序六楹戟門稱之不踰期而厥工告成且見峻宇重簷華榱彩搆金碧烜炫丹雘煇煌殿中聖像端嚴衣冠灼灼神彩若生謁容展拜口不敢褻且易也襄邑

文曜弗曄久矣我公掄才教育復建文昌祠以補釁宮發鈌庶幾神以人妥文以神昌蹇厄士運不將轉而爲休徵嘉會也耶工始於萬歷六年三月落成於本年八月宜勒貞珉以記歲月云

魏孝文帝廟記

姚九功

襄垣境內舊有魏孝文帝廟二一在縣西獅山北麓一在縣北五音山巔五音山廟祀歲時不乏攷帝少時生母李貴人依故事賜死馮太后見其英敏恐不利已盛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而立咸陽王禧用東陽王丕僕射穆太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又宦者嘗

譜帝於太后太后杖之數十默然受之後竟無慽意父顯祖容嘗患癰帝親吮之太后崩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竟行三年之喪正律例定冠裳制禮樂較權衡立明堂辟雍親賢任能從善如流故太和三十年間雖嘗用兵江南江北民安物阜雨順風調祖有熙皞遺風庶幾乎綱常仁義禮樂之主遘五齡登極三十三歲而崩惜哉謚曰孝文非過情也帝自代遷都洛陽往來駐蹕此山故後人祠之禴祀不絕但榱宇歲久傾圮里人姚洪嘆曰帝前代賢主也吾輩村落雨暘祈禱恒於斯里巾會社恒於斯可日整

頹毀合無禪後復[illegible][illegible]又恐捐錢穀者慳嗇不與迺罄發虔誠捐已貲以為之倡既鳩工飭材復撤舊作新不三閱月而厥工告成峻宇崇簷華榱彩桷丹艧輝煌燦然可觀矣仰瞻帝像冕旒袞章黼彩赫奕而臣佐班敘儼若朝儀肅穆謁者展拜自不敢慢且易生因[illegible]大工顛末鐫之貞珉用示後人云

趙氏貞烈記

邑人 王宗稷

嘉靖癸丑夏適余耕於甘水之湄有友趙子名鎧者奔告予曰邑幼婦趙氏烈矣事可駭汝其記之予詢其故乃知趙氏王應春妻也應春爲祖母喪不能舉

拥貸鄰人以葬後弗克償遂自縊趙氏欲殉之其姑防之甚密三日後趙氏托為吹噓持刀刎頸於房中濺血滿地須臾而絕時年二十三也聞者莫不哀之邑侯馬公具儀往奠即日合葬於城西之原予曰烈哉是婦也死生亦大矣夫人孰不好生而惡死則死爲難故爲臣死君爲子死父爲婦死夫一死而三綱舉矣則死而善道爲尤難昔吾邑豫讓爲智伯報讐漆身爲癩吞炭爲瘖寄刺趙襄子五舉不中遂自刎於橋下固有此烈丈夫也今趙氏從夫而終一雖不改痛夫之無孝而死遂自刎於室中非一烈婦人乎

可見吾邑風氣未漓習俗尚淳後人所當則傚者也

願執筆而書之付其兄趙天孟刻石於墓以識天地

之正氣云

重挽漳流記　　　邑人王基洪

漳河之水發源沁州之北合鴣山之水而入襄邑郎

夏書所稱衡漳云其水勢自西北而南繇南而東又

繇東而北復轉而西瀠迴百折始就東流蓋環邑如

帶若然一偉挽也夫源於西則委於東建瓴就下水

性固然適屬環邑睨若睠焉不忍舍者堪輿家所稱

源水有情斯亦奇矣以故鄉先達孕鍾靈秀文章功

業燭然竹帛攷之邑乘可知也邑囿稱地瘠賦繁而
萬石家時或有之水何負於邑哉今上御極之五年
有瀕河居者慮淩塌之患復冀沃灘之利用是鳩爲
水勢侵城之說鑿東北崗令水徑從此而東不復向
之迴環矣嗣後科第寥寥千室九空甚至汲泉無水
邑人且疑而莫燭其故時萬曆丙申關中天虞劉公
來守上黨登襄城而望曰美哉山河之秀在此一折
柰何泄之使去也捐俸三百餘金嚴勅當事者膀畫
鞅掌開渠爲引築堤爲障三月而水復故道不侵已
數圍公車劉公覩成事則輒喜謂不佞曰辛丑常[illegible]

此其兆乎已而霖宇王君果聯第而不佞幸附驥程
盖不翅左券矣邑士民忻忻捧額謂氣運興衰之數
適當河水去住之期即以達人之觀解衆庶之口誰
其信之剏北城之隍西有小河旁溢於漳秋霖漲水
瀰湃頗惡漳水西環而流緩則此河入漳之勢亦緩
漳水徑北而流急則此河入漳之勢亦急衝圮城
此一堤也詎獨關一方風氣金湯所係頁亦重矣幸
丑之秋河伯不仁堤倏潰決向之所爲殫千金以日
夜計者一旦附之流水惜哉邑侯武乘饑饉之後甫
至襄即以民間疾苦爲事襄民幸免道殣目擊時事

俯順人情幾欲砥柱狂瀾如民力弗贍何乃亟請於郡丞童公童公蓋昔共天虞公覩成績者深悼其廢之速也即躬履其址殫力以籌請於分守冀南項公議得儲穀千石賑金五百此請給於公者也項公則給贖穀六十童公捐俸金三百邑侯武可則捐俸金七十士大夫輸金三十共費一千五百有奇其河渠長二百二十五丈廣五尺深半之堤長四十丈廣六尺有奇堤幇石基上築以土高三丈其受役之夫半係召募半係飢民蓋以工兼賑澤至渥矣工始於是年春二月訖於是年夏四月豈不亦適速哉邑侯樂

成事而請於余謂宜有言以誌不朽余方濫竽秘邏
深媿無友顧惟司馬氏之誌河渠也極言水之爲利
害甚鉅而成功甚不易則有嘆於今日興利除害
當事者之責也然議工於再發則人情易厭勞民動
衆長者之所忌也矧議工於儉歲則怨詬易生之役
也財發之公帑夫起於召募旣無創勤之心復多衆
善之集蓋一舉而五美具焉庶氣渙而復萃人文闕
而復彰前之殫千金而若逝者卷還故址一美也城
之與堤實相表裏堤固則城堅城堅則邑固二美也
屢歲不登枵腹嗷嗷茲日役千人則千人得餬且得

傭之餘以飼其家以役寓賑功豈細哉三美也且河
上剩費悉置義倉令二青衿之長年者掌其事永爲
緝堤防患計使後無勞意深遠矣四美也守土者難
於興事亦不旋踵而告成功介後人有所歆慕不惜
繕役爲邑覆庇五美也五美之且僕僕屬以一堤一
堤之外何可更僕數余不佞爲邑士民稱幸而重以
諸父老之請漫爲記其顛末如此

晉藩教授王明渠墓表　王基洪

萬歷甲辰正月晉寧河王府教授明渠王公卒於家
年七十有八矣其子臨朐公雲龍余同年友也時循

功令上最天官臨朐公於靑齊間赫然推循吏計日畢被經綸榮所自出而公遽朝露也訃至長安余就邸慰則臨朐公簌簌然涕淚沱也曰不孝抱恨終天矣不孝謬膺長民所不以寘寘速官謗者家大人實教不孝也不孝且復銅章墨綬靦顏民社竟不能以吾章服生榮吾父也成服而星行皇皇抵家閏九月十七日而襄大事使使持余年友李公芳所爲狀至京師太史鄧公士龍業銘其窆矣屬不佞爲之表其墓葢仁人君子義不欲死其親也余不佞生長里中葢尤稔公素云公先世皆長者隱德弗耀父斌性抗

直爲鄉飲賓公之爲諸生也甫弱冠爲舉子業工
讀書求自得不趨軼繩墨亦不斥守師說試輒屈其
儕伍負笈而從者日益衆尤究心太極西銘皇極經
世諸書以至十六翰八陣皆得其解然卒偃蹇弗克一
第以歲貢謁選得霍州訓導嚴師範絕束贄遴士之
才秀而貧者課其藝而贍其不逮於豪貴蔑如也時
督學使者以試士至郡問一二行優者示旌勸霍有
士賢以貧故弗當同事意公曰夫士賢不肖乃在貧
富哉固爭之而貧士卒以賢得旌長吏前尤不作哫
訾嚅唲態會霍有省官之議移公於解無何選晉

寧河王府教授乃王屢不庭公數以諫忤人有當公者曰何不以嘿嘿容而爲此激聒也公曰吾自束髮受書頗以義氣自許雖曳裾王門而平生浩然且彌雲霄安能襟三寸屏息實入前乎吾有廬可棲田可畊子可課吾計決矣遂棄其俸併其賜歸其難進易退如此先後宦遊凡五載計橐槖僅能具饘粥耕告其贏者什一以佐伏臘筆廬阡陌皆諸生時故物所以經義課臨朐公先是生臨朐公有異兆既試有司鮮有出其右者貢于首於鄉辛丑成進士大宗伯燕先生於諸弟子中獨奇臨朐公曰此福星也求得與

爲令既之官益通公值歲臨朐公即色資多方給週
者也曰吾不欲以四簋食而靡也而業業名委靡哉
欲觀而矯世汚濊操切節用於內而根挽於外以薪
負知道耳既而見臨朐公法賦稅之餘抑中消之積
當刑獄教治有聲迹躍然起曰固吾志也吾即乞骸
骨日矣遂歸鄉里不數月而捐館公素有大志而概
發遇起家明經　爲郡博再爲王傅歸而祭酒於鄉
而人惜公之厚積而未竟其施又惜公之獲報而未
其子死之日無賢愚少長皆嗚咽流涕嗚呼公可
以死矣公事親孝雖貧每具甘旨懇猶益難旨方

不貝必貸計溫飽始行公性豪宕好施予雖家無擔
石儲而婣黨宗族有待以舉火需以婚葬者別墅王
橋濱於漳橋圮褰裳者病之公率子弟壘石為橋以
資渡隨攜地得錢數百斤郊行見露骨命家人荷鍤
瘞之岡首有二金錚布之地一日見漁父將鬻鱉[illegible]
市買而置之移步得錢一緡倍其價此皆公煦煦細
行隨事輒報人皆耳而目之然公之德必有陰施於
冥冥之中已不及知人不及見者故天生賢嗣以大
[illegible]且報則臨朐公之生豈偶然哉吾每嘆世人少知
[illegible]業郎自負鄉相抗志凌霄及躓輒呵天詈地咎造

[illegible]者之不化及之暗室屋漏所驕固已多矣公恂恂
愊穆不怨不尤不以行細不矜不以善小不為天之
所祚雖不於其身猶能於其子孫孰謂天道無知耶
詩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臨朐
公愷悌君子也所為光昭令德以耀關中者固駸駸
乎方升之日矣噫嘻公可謂不死矣公諱俊臣字用
章號明渠舉吏夫子五長言後軍都府教讀娶張氏
繼娶傅氏次心娶陰氏次治秦娶牛氏次雲龍即余
同舉進士聘李氏娶趙氏女四俱適名族孫男三長
希閔次問政次問鄉孫女九重孫二長[illegible]次[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翰新人

邑侯武公禱雨記　王基洪

龍神專司雨澤以昭澤封欲其稱也迺求之有應不
應者何乞靈得其人則應匪其人則不應神綦嚴矣
哉萬歷二十九年五月河南武陟公來宰斯土遇歲
旱百姓嗷嗷侯憂形於色廢飲食唏噓扼腕而不自
寧齋居情慎堂朝夕焚香告天曰某任襄垣豈以圖
溫飽將民命是寄比年荒旱民已奄奄待斃今復旱
魃如民命何務祈天得雨以全民生用是謝乘輿徹
傘盖易冠裳着民衣步禱於　昭澤王前懇懃懇款

默禱神功倏然大雨如注透濕巾衣侯即泥濘濃履尋彤於色萬姓環遶聚觀懽聲載道曰何幸得此賢良父母感天靈佑潤我枯朽致垂死之衆頓甦一朝耶侯之至誠感神者驗矣洎冬不雪越明年六月又不雨侯禱應如前是其精誠所格有以動天地質鬼神固非奉行故事者所能髣髴也所以然者緣侯天性純孝其感　昭澤之靈而廣被蒼生也理有必至非偶然也是年秋禾大熟望家營寧境內父老崔守庫崔燦等走使來京問記於余余襄人也因樂爲贊揚侯諱可則字惟范省毓其別號也　新入

重修昭澤王廟記　　王雲龍

夫民資五穀而生五穀資雨而生　昭澤龍王之神固司雨澤以生五穀而生萬民者也厥係蓋不重哉按神誕降之原行蹟之實與夫嘉封之自前人記之已詳余不復贅獨計神造福於民必有所依而立而後神之靈聚民祈福於神必有所以妥神者而後神之功著比來歲多旱無乃廟頽圮無以棲神所致與萬歷二十六年先大人以薄宦告致歸緣居址近神且本廟曾經先大父重修因會典史崔諾首倡其事議物料估工價力非一手一足所能支也財非一錢

一穀所能辦也乃約主簿趙鎮壽官崔守廉等詢謀於致仕叅政姚諱九功者慨然樂施悅符其意各出錢若干備席一百二十餘面邀請闔境義民量力輸助時邑署篆縣丞劉諱炳文賢二尹也亦施造雜木助工選材陶瓦擇吉興工逾三月而大殿併捲棚成乃是秋不登衆輸分貲不繼其餘工未竟而止至二十九年邑侯武公諱可則甫下車留心民瘼每遇歲旱則竭誠爲民祈禱乃雨禱而雨應驩然曰此神功於民而靈於應何不舉全廟而更新之遂捐穀若干明爲民以妥神由是百姓感公之盛[illegible]

穀三十二年余以讀禮之變同籍嘉茲美意且念係
先人欲爲未竟之事亦捐俸數金少資工匠之費與
史禮書朝夕在廟督視料理經始於三月吉朔落成
於八月既望正殿五楹視舊高五尺許易暗門板窗
以格扇後壁開門與寢宮通捲棚舊三楹今易五楹
視舊亦高五尺許左右殿各三楹視舊高三尺許樂
亭臺榭隆起下開磚券正門周圍易新牆堵內甃井
一區近廟居民汲取咸稱便但見窗跡於明顯戶壯
於開闔藻有丹碧陛有等夷巍然煥然大異前制工
竣而督邑諸父老謁余爲記余以爲兩暘之權操之

者神也名之者人也輪奐一新有所以安神者矣而以和致和又有所以格神者焉我公氷蘖存心愷悌敷政已感神於廟貌之外是以有禱輒應而民被其陰庇也雖然長民者奉行公道苟為百姓者耆滋是務即神豈以膏澤私匪人乎故人人有君子之行是余不佞之所望於我襄也而雨暘時若恒必由之矣是役也鄉耆楊邦壽官崔燦崔之亨儒士王言鄉民黃汝勵郭思金趙具沈宠進黃汝松武登楊崇文趙可久馮鈿史應常皆有勞於廟者法當備書新人

邑侯韓公禱雨記　王雲龍

歲癸丑當大計畢余以歷俸及瓜循例謁部叨擬考
選祿一時鈌少當事者爲權宜之術暫令給假回籍
至則余邑値大旱邑侯韓公爲民請命步禱於
昭澤龍神葢以神司雨澤云客因余歸亦相過問憂旱
皇皇頌侯嘖嘖眞若寄命於一禱而未敢必者余曰
天人感應理有固然侯蒞我襄沿民事神小心寅畏
豈直一齋沐一徒步之爲兢兢乎不禱之禱有深於
禱者矣將雨矣未幾大雨如注環境沾渥苗遂勃起
之機民慶有秋之望神之靈與侯之誠兩相感而無
或爽也客忻然揖余曰君言驗矣其可忘乎屬余爲

之記余曰桑林六事自責大雨數千里禱之從來遠矣使侯而僅僅一齋沐一徒步修祈禱之常儀也則其應未敢必也侯有深於禱者請得而備言之即以雨喻飄風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蕩之後必有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沾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益吏道亦猶此矣今天下吏多務赫赫以要名彼曰凜凜焉恐其譽不彰官不遠取數事條次之諦納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效悕激以速其成何暇爲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爾覽民則

否之猶飄風驟雨入地不深而摧折反多也僕自下
車以來有一念不與民相煦育一事不與民相休息
者乎其量恢乎光也其心惻乎愛也其政則酌乎寬
猛而善用之也諸如平徵收戢強暴撫流移省勾攝
崇儉朴興學校未能更僕數而其大者則尤在於調
停扳頭之雜支裁革門頭之騷擾易民支爲官支昔
之一可費十者今止一費其一百年沉疴一朝頓蘇
是保民眞如嬰兒民之戴之亦眞如慈母於世所稱
赫赫之吏蓋能爲而不爲也其優渥浹洽何異滋潤
之雨乎夫今爲民而設神亦爲民而立此心無一念

不與民通即無一念不與神通神之祐之於其術或異積必之也我故曰不禱之禱有深於禱者矣邑父老等以余言爲不謬因勒諸石一以昭神之靈應一以識侯之誠格侯名炳衡陝西延安府保安縣人庚戌進士　新八

請盌亭記　　縣尹　田子堅

襄垣古韓地也春秋趙襄子城焉迄今三遷而古風猶存居民淳朴勤儉好禮來牧者多幸其易治余前以侍御黜官秦判再轉而牧玆邑履任初有名公碩俊抱質經猷者接踵而來教余以言余延之爲上賓

天下郡邑皆設有賓館𥃩壇舊無是館特借於東署
陋弗展敬褻孰甚焉余罔敢仍其褻也遂捐俸貲備
材用度基址程土物選吏董工創於大門內東隅亭
建三楹越三月而告成凡我佳賓借會落之余拜客
而請名其亭客曰亭非徒為延賓爾也以請益為名
斯善矣余曰斯名何所取也客曰宰一邑難乎易乎
有任之者莫不曰地不過百里民不過萬數吾撫而
驅之無難色焉獨不思以百里萬民之命懸於一人
之身中間變曲萬狀情欲多端吾必周思詳慮各體
其意而撫育之又起其蔽而振刷之使咸遂赤子之

願而無悲向隅者恐吾之才力不能必濟其用也是豈易焉已乎然又有抱天下之才而以操刀者爲小試曰操舟艘者無意無舟御寛駿者何間駘駒以一邑之事之民吾其治之不必領駭天下之耳目取譽天下之口說可以一運而登諸理不可槩謂之難也噫亦未之思耳夫天下之大一邑之積也天下之治邑治之積也一邑之事利害豈能盡悉乎機宜豈能盡識乎人情土俗豈能盡隨處而體恤乎比之天下殆不可以煩簡勞逸而異視也一邑雖小而其樞要甚大若此則力易強而有功心難強而有智也其典

之必欲合董之必欲理調停而振育之必如其廣[illegible]
吾才亦有不能以自用者不可不謂之難也知其難
則必不自有其才不易其任則必廣乎其智凡夫計
議可以補吾之牧治者皆虛受而求有益也虛以求
益而求教之賓賢亭成而盡延之可以集衆思而革
廟謨邑治弗患其難也已兹則命名義也余頓首曰
命之矣客退遂述求益之說刻石爲記

重修大成殿記 崇正六年 朱萬壽

嘉興之有儒學至元二年創建其後遞修遞燬遞燬
遞修不能悉記我朝成化十四年始一鼎新之隆慶

元年再一展修之實實枚枚甲於他邑而人文特起者較他邑亦獨盛焉嗣是萬曆辛丑以後廟庭門垣而或阻於勞費之過多或諉於時日之有待未有整宮牆而慨然者而科第之寥落亦適與之相徇識者憂之壺關令尹楊公分治襄邑學博胡公首上修理之狀於公公曰是吾志也因即借公以竟其事胡公曰此非一石一木之能辦一手一足之能勝也其命工師以求大木鳩財用以給供億勤省試以警稍緩則君為政若乃進諸弟子員而諭以樂助率諸父老敬事者而簡之董役規諸頹靡缺陷者而葺之飾之

予小子其何敢辭是役也始事於天啟元年七月落成於次年五月廟貌於是乎故觀矣地靈人傑之說又當在今日乎無何楊以謝事去壺關胡亦尋以憂歸遂未有記越十年而諸生李逌等偕鄉耆崔嚴等始問記於余余曰嘻人情不美傳舍其官也況屬代庖胡不自寬若楊公者可以風矣昔稽齋頭束修以上數仞之牆誰爲仰望若胡公者可以風矣人挺其秀地鍾其英蕊笈嚴師共覩厥成若二公者更可以風矣是爲記楊公名學程漢中府人胡公名守正同州人俱舉孝廉

鄉約所記　　邑宰　呂　坤

萬歷甲戌余筮宰襄垣秋八月抵舍視事明年乙亥冬今中丞鄭公撫三雲謂雲中繁劇難於試令疏三晉久任者調焉冢宰以余請上從之乃移余大同襄之士民不以余不肖當遠去也胥悽悽動離思既強余圖之像矣行日大雪繽紛泥塗載道父老數百人又強易余寫相與震哭於堂署鄉先生觴余遠郊庠諸君濡衣淖履拜余於原野遠落僻寨之民又相續執名牒而伏哭於道左者凡六十一聚幾千人有戴香而涕者有曾為余大創而號泣從車不能去者有

小兒拜跪於車前者有再越宿而至南關驛者儐儐
祖餞伶優亦流淚奏樂哽咽不能仰視明年丙子為
余祠又明年為余碑嗟嗟民情之厚亦至此哉以余
涼德之人叨食茲土歲餘矣諸所供需孰非百姓膏
血而毫髮無補焉方用為媿乃百姓依依有餘情風
俗蓁摯忘令之大惡而小惠是思也余何敢承抑將
曰某何功德於我邑民而惟不甚虐也我邑民猶不
忘用以風來者云爾余何敢承昔余之在邑也蒙昧
無遠識一令下一政行於民情舉無當也民乃大拂
惟特所師事者雙峯姚公西坪賈公實指命之諸籍

紳長者及士及父老實箴戒之俾不迷於嚮往以速大戾何德與功而百姓之念余若斯也往謂蠻俗僿悍重載諸職官誣甚矣誣甚矣夫舊令之不盡厚矣薄施而侈享焉恥也二三子無重余恥設謂余未可棄也時一在口頰間榮矣安用祠倘藉二三子福靈不以大同之罪褫也異日復得道銅鞮相與周旋余豈忍忘二三子哉舊遊之地將驄驄躑焉三晉云何恐以謂報祠也是掩余愛二三子之心也余欲毀祠碑碑乎恐拂二三子又懼踴從其改爲鄉約所夫邑之有鄉約以崇聖訓也士民擬則與衆講誦應諭

敦情好以保其田廬而俗益長厚葢有邑則有之矣

向余念弗及此是闕然有遺罪焉請以余祠名之二

三子其余從則是舉也非直兒恥亦以逭余罪也是

二三子之益愛余也是歲戊寅正月上元日

吏部考功司郎中王霖宇墓表　　尚書程啓南

銓部霖宇王君予辛丑年館也君生於太昌之元年

爲之銘者留吁暴襟漳表則懶之子邑魏光緒光緒

未竟其事至今二十年餘矣霖宇室宜人者走一使

持行狀懶子表予告老歸休不親筆墨已久豈能承

此役耶但霖宇主而友愛死而可哀安敢以不敏辭

公諱雲龍字從之霖宇其別號也其曾大父成業貴
桑大父斌有丈夫風因里甲之害呈縣申請司疏奏
除之修建廟舍黌宮貽澤及城隍廟公爲之首倡城
垣河渠及衙舍等役皆公效其續成之勞後舉鄉耆
爲鄉賓斌二子長即公考諱俊臣無改於父之道每
談陰隲獎勵後進以明經三仕爲教職後因子貴累
封吏部考功司郎中今祀鄉賢事見諸銘公生五子
而霖宇最幼自七八歲父即器之亦以產公之日見
一人只許大自空來入於太宜人懷娩即生公人皆
知其不凡也年十八入泮遇考首擢皆在十二三人而[illegible]

子魁鄉辛丑成進士三爲令爾丁艱其居喪也哀毀
骨立凡治喪一從文公禮其治三邑也首臨朐正直
廉明愛民如子惡惡如仇人頌神明再任束鹿亦以
治朐者治鹿但鹿歲苦河害公相地勢築隄防以水
治水道之於河三年而民得安堵治維八月擢吏部
主事屢遷稽勳司郎中衡鑑平明不通關節務求得
人有裴楷山濤之風時事神宗皇帝有刺客張差者
突入東宮欲刃皇太子事發下三法司問止擬杖公
慷慨面折乃擬梟首一時公卿俱歎服焉尋轉考功
而公寢疾矣乃告歸當時三載歲凶四方民饑公乃

時事爲憂飲食日減以大昌元年四月日終於正寢
壽五十三歲葬公於縣西三里許祖塋中公無嗣取
姪問卿問達爲嗣問卿武學生員問達儒學生員女
一適生員馮隆期孫一名之翰曾孫一時方十歲
問卿出公素愛三堂姪曰問仁問義問禮皆感公之
德立碑於二十二年之後三人實襄其事焉時皇明
崇正十四年歲在辛巳孟夏之吉　新入

國朝

鄭公重修文廟記　　邑人賈待旌

嘗聞國家建學立師作養人材以供一代之用罔不

追本崇源遵奉
先師洪其廟宇順時禋祀竭誠展敬以隆崇報匪第一
方爲然都會郡邑莫不皆然吾襄自成周以來一爲
都兩作郡其間英賢輩出銘旂常而垂竹帛者代不
乏人號文獻之藪焉所建　文廟高敞深邃獨甲他
邑鄉先達記之詳矣自兵燹而後人文不振以致宮
牆傾圮兩廡頹毀爲行人便徑行道咨嗟者匪朝伊
夕矣庠師姚君爰集諸士謀修葺雖樂施之心人人
胥同如工巨力微何及聞鄭邑侯來尹是邑謁廟惻
然謂姚君曰學宮如此奚以涵育人才乎姚君曰前

雖立募簿勸諭諸生捐施惜力不從心耳鄭邑侯曰吾
事也其將誰諉隨召諸生郝一鵾等義官劉璐等出
路費餘銀百金鳩工庀材刻日興工有携之者謂歲
君未利宜待也鄭邑侯曰安有修
至聖廟而待歲吉者乎或又謂物力未集宜備也鄭邑
侯曰事在勉彊而已於是獨斷獨裁不以人言沮未
幾而學諭王君赴任晤鄭邑侯見其風力精爽詞氣
卓犖喜溢於色曰吾事濟矣夫復何憂修建之事悉
以委之王君曰印夙心也敢不唯命至學相其基址
審其形勢終日立丹墀區畫指示凡諸生有才幹者

俾其各司一事鄉耆有名數者令其分監一工鄭邑侯復時時親臨稽其勤惰盡力督率諸物取給不厭煩焉姚君亦常常勉力諸生不辭其瘁蓋三人同心一德勞苦而功多固有不約而同者矣夫以工程之大也用物之多也供役之煩也悉仰給本縣之所發繼之以庠師紳士義官之鐲施與百姓無擾焉越期年而功竣何成功若是之速哉蓋以鄭邑侯爲之宰二庠師爲之輔也正殿十楹兩廡各二十六楹兩角門各一間櫺星門一座計三間衛有木影壁一座東西坊各二座名宦鄉賢各三間宮牆十數堵渙然聿新

赫然改觀棟宇輝煌克符大壯之象豈非有以適合
小雅之章曷不歌頌而樂其成吟哦而紀其功哉且
是役也當饑饉之餘木植貨之於山磚瓦貨之於陶
匠役給之以錢人工覓之於市所謂以工救荒用力
代賑尤見鄭邑侯用心微而收效大也旣而奉
聖天子之明旨徧修天下文廟而吾邑已告成功矣所以
鄭邑侯蒙伊按臺特加優獎王庠師亦首登薦剡誰
謂宣父無靈與鄭邑侯諱僑字伯澗閩中漳浦人王
君諱印號嗣昌遼州人姚君諱逢可號奇所滄海人
工興於順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落成於十四年九

月一日求記始末敢以不文辭爰爲之記

朱公禱雨碑記　　賈待旌

碑以雨名頌述德也居民上者能先百姓之憂而憂始能後百姓之樂而樂此其挽回天意軫念民情一轉移間而子婦之咨嗟號嘆忽變爲歡欣歌舞也夫是故頌之述之以記其德於不衰今甲寅之夏六月日行南陸炎帝司權久當蘊隆之厄民方憂患我公即禁屠沽止刑訟齋戒精誠步禱爲士民先遵舊時歲旱祈雨於神龍之洞迨同公科頭跣足偕僚屬紳士日行炎赫中數武一叩入廟展拜極其誠敬如是

者三日而公弗之息也一日正躬禱時忽密雲四布大沛甘霖公且塗體沾足拜禮如初則是惟知雨之可迎而不知雨之可避也維時士民相顧而樂甚公亦顧士民而樂甚然則今之得雨民之樂爲公之樂詎知前之不雨民之憂實公之憂哉非惟邑人能頌之述之予親同其事倘不爲記是使不朽盛事弗獲永垂於後而公之盛德亦未能昭示來茲也故曰碑以雨名頌述德也朱公諱衣榮號皇贊奉天人其同事者僩應並書碑左

重修崔府君廟碑記　　邑人崔[illegible]

人神之理一而已賦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明正直
謂之神則神也者必其生前之勳德既深沒後之英
靈丕著然後足以感孚乎人心而血食不絕如府君
之爲神也按府君諱元靖祁州鼓城人父母禱於北
岳而生府君唐貞觀七年除潞州長子令正直無私
明察秋毫縣有虎患不勞人力驅之如神後爲磁州
滏陽令晝理陽夜理陰一日與楊奐奕罷見黃衣執
符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帶冠衣名赴五岳衛兵百
餘人拜畢奏簫韶之樂又取白馬至府君命二子取
紙筆曰吾將去矣遂書白字以逝世傳以爲白字碑

及明皇南巡府君乃紫衣示夢曰祿山必滅矣駕還闕立廟封顯聖護國嘉應侯武宗朝天下大水禱之即止晉封公宋眞宗加封護國眞濟王上黨郡廟祀者指不勝屈而襄邑之北三十五里韓庄村亦有公廟焉茲廟也創建之日失考間有重修者舊碑已殘之至萬歷三十五年居人張登仕爲之重加修飾至今八十餘載基址傾圯鞠爲茂草矣其孫伏英深有感激爾力不能勝時默祝於神曰吾家若能度日定將廟宇重新已而家室果漸昌也遂急謀於衆曰吾村百有餘家晴雨禱於斯災疫祈於斯而德其累露

神軀是尙可忍乎於是厚捐己貲以舉其事材中宮
者施其錢粟貧者效其工役不數月而告成見其殿
宇輝煌聖容燦燦不啻天光雲影一時頓開矣繼而
索記於余余曰人恃神而立神依人而行伏莫能堅
志立舉神其祐之矣非止一人之祐也凡托宇下歲
登大有人慶昇平彰善癉惡以助治化寧獨非神之
賜乎乃不辭鄙俚而爲之記

建三義至聖祠碑記　邑人崔洪文

閶閭邑乘襄邑古韓地也邑之北三十里有迴轅
說者謂魏孝文馭迴車之意載在郡志祇見騷人墨

客至於斯者往往流連嘆賞以爲其山最秀其水最媚其風俗最醇厚土地最肥腴是以地靈人傑之區必有輝煌殿宇以爲一邑之偉觀即古所謂人恃神而立神依人而行之說也鄉故有佛廟創建無考明季兵燹後牆垣傾圯廟貌榛蕪我先人糾合善信從而光大之其香亭兩廊以及歌臺舞閣燦然具備廟宇既煥神像聿新憶先人不惜百金之費以共成盛事恒欲勒石以貽後人惜也有志未逮也今日者

聖天子敬天勤民特頒

諭旨以鼎新廟宇旌

關帝之勲以萬世師表崇
孔聖之德誠有見於忠義者心之本也道學者身之範也桃園三結義而忠義著焉東山一堂而道學昭焉千百年來人懷丹心士存正氣家絃戸誦鼓吹休明孰非忠義道學之結於人心者深乎因復謀諸衆於佛殿之乾地建三義至聖祠以祀焉旣立祠矣而復勒之石夫勒石非示異也抑以成先人之志也蓋先人之亟修不可没於前而後人之建造猶欲垂於後後之人苟有得於立祠勒石之意者必曰此有志於世道人心也夫

遊仙堂山記

武鄉趙三顯

太行自雲中發宗先天之艮後天之乾也洛書之文陽止陰上伊止之所爲行之庭志謂中原之正脉兩腋如華蓋仙堂在太行之中右腹靈山之一是山何有有紀有堂羣聖巖巖鵠麗仙仙欲舞李進士濟詩此是蓬萊眞境界更於何處覓仙堂山屬西潞韓州器武邑百里而遙癸酉桂月望一日石渠子出吊東堡李生一人慫慂仙堂之遊獻香餱糧無聲而辦十二日辰發過崇法寺寺松壑尾四亞項攢枯樣名天橋松亦數百年嘉樹也馳十里至大石坡下可乘肩

展行五里歷衆凹四竈無煙虎豹交於溪壑鳥雀相
呼亦少又五里抵坪上始聞磬音荷鋤而至者史光
典也云仙堂寺原坪上古刹一夜風雨大作起視林
石偃伏佛殿寶幢已神運於彼山矣本村寺址賦冊
尚載第林密路岐人畏爲倀非諳歷者不能前即垃
光典爲導越南橫山茅塞無路聞樵丁丁呼之不甘
復西折斜貝嶺十五里牽藤而上力盡憩於松根歎
石火午炊肴出杖底雉飛炊下應手而得欣然一飽
行一由循上虹嶺轍襄垣城樓與仙堂遙對殆縣之
艮背也導曰東有甘花南有賢亭兩山重嵐隱豹僅

管窺耳上上下下再尋登峯踏數盤至巔巔如上帝之碧爐登望仙岡俯視仙刹若在大麓深處飯畢[illegible]降懸岸千仞五丁半天開徑俗謂捨身巖衆有戒心不欲進導曰天下之奇險天下之奇觀也惟危得仙又何畫爲乃踧踖擦耳行約二里許棧腐中斷進退不得恨不立化猿鶴結衆衣帶縋而下不啻鄧艾褁毡陰平也十八轉始得石葉稍平出險相慶取酒脯祭餉甘苦亦畧相當高視刹在山趾及抵寺門刹尚在山肩回望捨身巖雲隱在有無間遊仙夢眞疑天而降矣寺額靈鷲奇峯四大字入門上香已[illegible]

依僧曰三佛一鐵一石一木謂泥佛不度水也佛座前各面一泉殿外二泉故又名五泉寺云四面石純青如九疊雲屏中爲獨秀峯亦曰翠微接天井山可望不可及絕壁潮音洞外砌重臺即勝國李給諫西野避召地壁間墨林止辨五峯積雪春光暮萬壑凝氷夏日寒二語餘篇磨滅僧曰當年西野盡節墨跡毀於傖父此詩厄也欷歔久之天將暝止宿僧舍十三向琉璃洞洞口長石猶龍鱗角生動上下四壁作玻璃色一石佛水出於臍禱病禱雨輒應尚惜沮洳閉塞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余意畧加疏瀹

合五泉而作瀑布當更有靈焉西羅漢石亦名鐃鈸洞僧云時聞雲璈仙樂豈知巖竅空瓏風生則鳴鳴則高下成韵無足異遂過硃砂洞傳有樵者鍊大還仙去劉文安公紫巖有仙堂樵隱詩為縣八景之一折西數武為講經壇有人面石當壑儼然頭狀山門外有蹬署取月梯本一片石人鑿而蹬旁砦新題詩雪石標狂士李某偕女史雪梅朝山進香為十日飲酒雲彈月不知李廸雪中高臥林下美來詠梅耶詠人耶斯語可傲東山謝相可當靈巖響屧曾幾何時青衿山黛霄化白楊秋草其情景更為何如北巖嶠

庭者碧霞宮也草有毒蛇故佛前班荊命酌天於夕陽聞樵歌牧唱鐲應林壑徐而察之有風聲禽聲鐘聲虎嘯猿啼聲山精野怪聲始而欣既而怖拔劍而起何必戀苦酒三升哉就枕不能寐月銜上準堂當山額作水晶窗披衣復坐招同伴集山堂云今中秋也遊仙賞月百年一日必飲盡攜來旨酒[illegible]盡夜光山色倩羅僧吹笙敲柏歌而和之衆客既醉余亦和衣而寢不知日上三竿矣十四日束裝言歸披榛得喬太保宇修寺斷碑白巖先生入中之鳳茲郎何幸得斯文也命扶而豎之南入石弄澗橫怪碣足容數

人鑄吐琪樹如蓋余題曰差可坐隱穿百樾中至下牆基又五里抵漳河大峽即高齊隔岸拜爾朱兆處颶母封姨與漳龍作昆陽終日之戰不得渡仍而津處蕭家浥劉文安公塋在焉丹牆數仞石門包鐵御製豐碑夾松栢如稠林之筍賜祭田東八頃西八頃蒸嘗比於王豆見勝國優禮重臣小邑一大觀也歲拜祠下留詩碑陰乃沿南迆地爾耶鄲遙望後趙張賓公墓客讀公郡乩詩凜凜有生氣予次前日山亞首細雨忽來北渡節只跋躐斗底坡至韓壁休焉無石可語念是莊韓生元復作古東山寂寞無人矣是

夜夢倚寶閣一叟授五雲詩箋且記有八七花前十二樓之句鑄子燈下續足得詩十三首詩見下卷

退思堂記

少尹汪聖孫

己未秋余承乏襄佐履事之明日堂翁鄭先生獻庭道故觴余署中新築之堂窗檻欄牖青白燦然庭宇曠達煙雲繚繞遠樹參差漳水韓山畢收入座顏其額曰退思先生曰吾公餘退居朝夕於斯凡吾之所爲必思其何以當理而無愧乃心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愚人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則未至既發而思則無及以此終身幾及四

十不知所思且君子之於身世也寧必臨事而後思計較其美惡而避就之哉夫思慮之賊入也微而無間雜而多端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敵而思生則戰必不力事君而思身則心必不忠至於窮通得失死生富貴自有命在詎可以思而擇處歟余固知不思之樂虛而明一而通安而和誠而無偽若飲酒而醉若閉目而睡將以是記退思不亦謬乎雖然要自有說焉今以先生之賢退食之暇披襟危坐撫衷默忖一言一動惟恐不可以對百姓一念一事惟恐不可以質帝天兢兢業業常若有不克當其而危懼

乃心者此即寡過未能之深衷固非若世俗之人營
營於私慮患得患失者也經曰退思補過先生以之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小子願學焉

寅畏堂記

邑令 李廷芳

廳事之左舊有堂匾曰退思蓋補過也夫過者人所
不免況長民者其過尤易叢集無論簠簋不飭闒冗
佐貪固罪也非所云過也即令自負皎然而苟不合
乎中道則有偏聽之過有姑息之過有本欲利民而
適以害民之過余何人皆知不免顧不思所以補之
與竊嘗謂補過莫如清心清心莫如主敬故先民有

言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謂一事可忽也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繫勿謂一時可逞也須知有禍福子孫之報應推斯志也惟小心寅畏足以守之匾歷八十餘年字湧漶堂且欹至郎思有以葺之爾未遑也越數月欹益甚廼縮俸儆匠未匝月告工竣諸賓僚相與請曰業新其堂盍新其匾且錫之以嘉名斯稱循其請即以寅畏名益表志也昔初公臬巡按河東於其退思堂後顏曰氷蘗堂余以樸拙不能搆兩堂仍其堂而易之亦體氷蘗之志也夫

邑人 趙必達

于公碑記

公諱嗣昌字九扶號毅庵鎮江金壇人順治辛丑科進士文章聲望彪炳一時其先世代有名臣爲金沙望族淵源蓋有自矣戊申春來蒞吾襄甫下車即嚴革火耗意尙撫字不事催科吾襄介在山僻地瘠民貧往往荒里逃戶逋欠不少公緩征設法民甚便之先時俗亦健訟有兩造控詞者公讞決如流不異治家人事訟者咸感愜而去以故訟亦少吾襄例贖鍰存貯官庫以備公事之需公悉除去又慮其之弗久遠也勒石以杜其後民益戴德爲定例十年審丁向

未移甲換乙匿多報寡者不少公．[illegible]公明察知其
弊遂戶挨審詰弊盡絕其他興學校教[illegible]當嚴保甲
戒刑罰絕私派杜苞苴諸美政不可枚舉五年之間
風盡淳良戶皆康樂吾襄人士方以爲公治一日則
襄受一日之福孰意壬子歲公以積勞成疾遂舍吾
襄之人士而逝耶維時邑中四民無老幼男女莫不
呼號涕泗如失父母淪肌浹髓感無以報乃設木主
於崇福寺之書齋朔日拜跪以誌不忘俾是公之受
累於吾襄也初以迫於[illegible]又以逃絕里戶累年
積逋及公捐館時共計六千五百有奇[illegible]不

下萬數五年之間公曰以賠累爲毓毓陟日用外無
有長物即治喪諸費俱無所出幸有家君岸齋漢翔
隨侍署邸百計以圖盡禮盡哀先遣子弟奉太夫人
眷屬南歸岸齋公獨身守公之靈旅櫬孤燈留寓三
載悉鬻其產業以完夙逋至乙卯春方得扶櫬歸里
去時邑人咸感公布澤於生前哭泣相送於道皆失
聲且私相謂曰公之惠如此清如此爲吾襄賠累又
如此不知天之所以報施我公者宜何如厚且長也
歲壬戌岸齋公奏捷南宮邑人聞之無不欣然相慶
以爲天之報施果不爽矣而猶未足盡吾襄人禱祀

之[illegible]也至己卯春岸齋公奉
簡命攝學吾晉聞者益手舞足蹈不能自已是不獨一邑
受公家先後之庇抑且全省沐公家先後之光天緣
人事豈偶然哉岸齋公於初夏按臨上黨試畢來吾
邑祭奠公之木主是時行臺設於察院邑侯晏訥就
館堅辭弗往仍守公神位即於向所棲息處下榻焉
以曩時書齋歲久傾圮欲移至舊楹之前高其基址
擴其規模而不忍輕用民力即出貲鳩工人莫不踴
躍從事不兩月而告成又置膏腴田二十畝爲書[illegible]
香火資噫真千載一時之盛事也吾邑之人[illegible]

公之德祀公之神並誌公家之後先輝映洵足永傳
不朽云

重修關帝廟碑記　崔鍾塘

從來忠孝節義可以垂法萬世即可以血食千秋者
孔子而外其惟
關聖帝君乎帝神威浩蕩如日月經天而光無不照江
河行地而澤無不周是以都會郡邑及僻壤窮鄉莫
不尸祝之若此者何良由直道在人感慕自不容已
也城之有廟創建莫溯其由重修亦難殫述然規模
宏廠者未幾而風雨剝蝕莊嚴不若是不可不修也

爰有士民路思温等各矢虔誠協力營造先請於邑
侯德潤劉公公曰善舉也遂慨然捐俸以爲之倡及
謀諸士民莫不樂施以助於是百物具備鳩工庀材
乃歷四載而財力絀矣維時李全才郁大仙等復走
中州募及褒之經商者方敷厥用由是殿之前後上
下金碧煇煌燦然奪目較前僻陋大相霄泥其功始
於雍正九年五月落成於十三年九月首事者欲鐫
石以垂永遠乃求文於余余曰
帝君力扶漢室孤忠自許書之不勝書也自唐宋元明
代著威靈又述之不勝述也惟我

朝定鼎以來崇祀褒封已稱至極今

皇上追封三代式昭啟聖之功改祀太牢克配天地之尊

夫豈有所私於

帝哉蓋重其忠孝節義以爲萬世法也余願襄之士民

崇祀廟中永懷正直之風也可是爲記

建白衣三聖閣碑記　崔鍾瑭

夫人生而願有子有子而貴貴而且壽斯亦不可必得之數矣惟其不可必得也於是而供白衣焉曰此送子觀音也於是而事文昌焉曰此桂籙神司也於是而禮張仙焉曰此延祐大聖也似幾幾乎可以有

子而貴而壽矣無如今之事三聖所在書然而有子而貴且壽者之卒不槩見抑又何哉聞即余邑之有三聖閣建自康熙六年宦余父洪文爲之領其事蓋以邑之巽地宜建巍閣而且下臨河橋上拱山壁足爲一邑巨觀越三十餘年而傾崩椽折不堪仰視遂復爲之重加修飭以壯觀焉斯時也余父年已七旬矣猶拮据以董其事者豈好勞哉蓋以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俗語云愚人見像作禮今茲寶閣巍然神軀燦燦跪而拜者未有不凜然畏畏則善心可生起而瞻者未有不肅然敬敬則肆念不作豈以祀茲三

聖即可以有子而貴而壽之云乎哉余因思夫人之心自有眞神焉存一潔白心即白衣也存一光明心即文昌也存一悲愍心即張仙也人能存此三者烏知其不有子而貴而且壽乎不然天無私祐也神無私庇也亦視夫人之所存爲何如耳

大悲殿記

宋提刑張商英 四川

智無自性而能分有分別然後有癡愛有癡愛然後有執取有執取然後有生死苦樂至於極樂不可得智者悟苦諦之本空復而歸於無苦樂至於窮樂苦隨之智者觀樂性之自離復而歸於無樂執盡則眞

現前十方平等皆吾之智體也三界蕩然皆吾之智境也諸大菩薩證此之智出世間矣而不斷世間之法非衆生矣而不壞衆生之象所以者何大智無作而不以大悲運用八鄺利物則六趣起沒誰拯誰援且也滯寂沉空而欣眞厭妄爲聲聞爲緣覺爲淨修菩薩而已耳是故觀世音大士於過去無量億劫千光王靜住如來所聞持廣大圓滿無量大悲心陀羅尼生大精進即發誓言我若當來堪作益利願我此身生千手眼發是願已其身即生千手千眼具足從是巳後所生之身不受胎藏於金光師子遊戲佛土

蓮花化生問彼佛言諸供養中何者最勝佛言以慈心同向菩提是爲最勝於是發六誓願當於萬億劫大悲度衆生復次於觀世音佛所得耳門圓照三昧六根元用法門彼佛授記觀世音號能現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清淨寶眼此大悲之音也唐初天竺婆羅門蘇伽陀拜壇場即見之法自是中國始有千手千眼大悲像其說大抵以大悲爲觀世音之變而降伏魔怨之迹或以即咒而入寂滅定或以即咒而得解脫神通或以即咒而見百千淨妙刹土或以即咒而召平龍鬼或以即咒而却疾癘或於壇場中現而

離身而說法闇其三復其書而疑之殆樂者小法者流通之外也何明之華德藏菩薩問釋伽佛曰觀世音云何得如幻三昧以善方便隨衆形類所成善根而爲說法佛言菩薩成就一法謂無依三器不依外不依內於無所依得正觀察正觀察以卽得正慧果此言之則壇場卽咒倘何依乎菩薩以愛語同事利生三十二應隨類現形則千手千眼者亦何施乎然則千手千眼無千之千而非一十百千之千也千手者示引迷接物之多也千眼者示放光照開之廣也八萬四千者衆生塵勞也衆生塵勞無盡菩薩慈悲

亦無盡一一塵勞具一一寶手華手香手普手無量手乃至八萬四千手一一塵勞具一一智眼法眼天眼最勝眼乃至八萬四千眼苟無衆生塵勞則一指不存而況乎千萬臂乎一瞬不具而況乎千萬目乎夫智者菩薩之所獨悲者菩薩之所共獨而不共或障則淨共而不獨或障則染故善財問菩薩道於善知識往見觀世音於金剛山之西阿而東方正趣菩薩自空中來與觀世音同會西方陰慘而爲悲東方陽舒而爲智智悲會融則佛之體用全矣此觀世音之所以爲大悲也而索之殊形異像千變萬化何其詭

哉或曰現未曾有身以折伏九十五種外道則惟摩[illegible]語以一手接妙喜世界毘耶會中豈亦有外[illegible]上黨紫巖寺大悲像殊特端妙鑿巨石以待記者[illegible]十年矣主僧之聞商英之判大悲也合[illegible]眞得佛意謁官之文以破俗疑乃辨其宗指之於[illegible]

重建玉帝廟記　邑人郭偉

韓州之北三十里有村曰曹家坪背山面河風俗淳厚即龍山古地也村東北原上舊有玉帝廟一區創建不知昉於何時順治十二年余先曾祖輿先祖[illegible]村中父老稍加式廓然僅小數三楹東西[illegible]

而已迄今又歷四十餘年棟宇剝落者瓦傾圮茂草
荒蕪敝陋狹隘先君每顧而興嘆欲從而更新之乃
有志未逮越至辛巳三月倬入廟思敬憶先君之言
如昨不禁愴然若有所失遂發憤重修以伸先嚴之
志於是獨出巳貲鳩工庀材日夜焦勞自此需木需
石需鐵需瓦需磚需灰者著鍾者尋者引者斤者錙
者塑者繪者無晨無夕不來聒於兩耳擴卑隘爲宏
厰起墜頹爲跂翼易漫漶爲鮮明以及塗塈丹雘肖
像之事凡可經久而美觀者罔不竭力以圖今增修
通明寶殿三楹東西角殿各一座東西廊房五六楹維

精維堅以巍以煥廟貌聿新妥侑斯在始事於辛巳之秋落成於癸未之冬幾經歲月而始告成四方來觀者見其金碧莊嚴也雕牆峻宇也規制之宏而輪奐之美也視舊不啻倍蓰乃驚相歎以爲余之功德也嗚呼余特繼先祖父未逮之志於萬一焉爾豈敢自以爲功哉因請記於同州刺史武鄉乾符趙先生而述其顛末云

重建曹家坪玉帝廟記　趙三麒

蓋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天之神曰帝帝德穆穆之謂皇德參於化爲

衆化之宗者其惟玉皇高上帝乎謹按帝原光嚴妙
樂國淨德王元子聖母寶月光皇后禱嗣聖眞感太
上道君節導耗光授玉質於恍惚至丙午歲正月九
日午時降誕長辭尊顯於普明香嚴中修道功成歷
三十二劫而登金仙復行忍辱三千二百劫爲淸淨
自然覺王如來漸入虛無妙道又經億劫始登玉帝
位上極金闕靑童紫微扶桑之君仲侯左靈東華之
夫人雖位上淸而猶臣妾玉皇太上以下加陪臣焉
信上極無上元之又元也秘文二六百八十八字[illegible]
三十二天淸明天主玉虛上眞靡不讚歎希有[illegible]不

可思議者張天帝曹明帝何古何今解脫光如意光
孰盈孰虛果本行所謂去來自在以爲拘變化通靈
而莫測與韓州曹家坪即龍山勝境也山川相繆上
與天黨有玉帝舊廟創自貢士郭偉之先八十年前
創能洪有待偉敬業之餘撫遺蹟而繼志[illegible]仁里以
增華大開流寶之庭復起舞佾之閣三靈殿[illegible]光彩
氤氳伏讀皇經云玉女散香靈妃捧誥培胎含孕俱
得生成因式廓兩序敬設鄉印諸天抑衆[illegible]識之動
上祈長發之祥獨力倡成徵余紀事恭[illegible]帝德難名恭
皇封表止立無字之碑開元觀銘載[illegible]有爲之一說以

[illegible]肩鄙何敢輕擬天倪竊比老彭之述特書甲子以昭來許銘見下卷

王公國治去思碑記　邑人劉濆

嘗讀漢書循良吏後先接踵蒸蒸稱盛爲之上者增秩賜金更以璽書褒之匪重吏也重民也蓋其尹茲土者無事不父母斯民民亦父之母之而不忍去我國治王公之令襄邑德器深沉恩膏廣被如清編審輕火耗修學宮革行戶種種德政利及民生是以官鮮催科之煩民有安堵之樂我襄人飲公之和食公之德曷其有極一旦宦擢京師飄然遠舉我民簞不

思耶思之難已爰記貞珉亦效峴山之往事以寄甘棠之愛云耳

邑侯袁公德政序　　忻州　張星祥

我侯之尹襄也三年於茲矣侯之大德善政難更僕數人人感之人人自能言之且不徒一時之人言之萬世之人皆傳之夫言之一時孰與傳之萬世無窮也哉憶癸未夏山左大水我侯單騎抵任貝州廣平間水浮馬首者數矣迎接供應不費民間一錢是歲襄邑失時不雨民多復顧當事者衙徵比追呼幸我侯下車一切報罷緩征步禱寸槀焦萌大尉民望

之熙獨一年爲然矣[illegible]而[illegible]道[illegible]宣講

聖諭開愚蒙也輕稽薄賦軫民艱也祈穀祀雩重農祥也捐俸修廟師道尊也鄉飲舉行齒讓明也設學興化人材育也政暇課士文教修也不茹不吐請謁絕也買棺瘞死澤枯骨也何非我侯德與政相輔而行以子我元元者哉雖然利興矣而弊尤不可不除我侯蒿目時艱拯爾湯火灑之沃之袪爾風害爬之梳之當而糾政簸之揚之至日用什物之類悉照時值現價則差役不得緣以爲奸矣四城巡邏之人守望有素而念其勞苦則下役不得借端需索以累民矣編

審一項嚴絕情面一塵不染則下無匿丁而上有力
役矣誌書一刻二十八里之風物公私不遺一百四
十年之疆域官民兩利則倡捐剞劂而教化有據矣
且也保甲嚴而雞犬不已無警乎賭博懲而盜源不
已悉杜乎聽斷明而拖累不已盡絕乎刑獄清而囹
圄不已空虛乎此我侯日凜四知風清兩袖三年來
德政之及我民者人人感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
盡尤欲傳之萬世怙其德遵其政相與受祐於無窮
者也豈徒二十八里感恩被澤已耶邑侯名貞字萬
貞甲戌進士山東濟南府禹城縣人

邑侯汪公德政碑記

訓導王　序

歲庚寅予得襄垣訓導缺赴會城領憑謁臺司見有伏撫軍轅門哀號而請者以千計詢而知爲襄垣士庶奪情借寇於其邑侯汪公者予承乏將於公爲屬襄事固樂聞至於公之事尤聞之而樂得其詳也衆以公之政未易立談試陳其畧公以徂暑下車即問民疾苦呼悍吏使聽約束不啻如柳州所云嚴有所餝戒而吏不敢爲奸故事徵地丁有加耗公憐吾襄土瘠而民貧急去之有告水災者公不憚酷暑躬履其勘廉得情狀爲緩征比故雖災民不爲害舊日新

令至例鋪設一切器物食用皆里費公悉退還之惟
水取諸囊而已餘於民皆無預關防嚴密人莫敢干
以私事關請托蔑如也公廨僅避風日且棟宇傾欹
將不堪或請葺之公曰民間鋪瘠多未補葺何遑居
爲凡有易買即給價如民間別無官價之說事關人
命必親詣屍所立爲剖斷無留獄焉因勸婦女無輕
生并諸大戒必以孝友爲先六月十三日堂事二十
八日即齊編公於編民貧者富者亡者逃者消者息
者宜擦宜陞宜項宜平早已成竹在胸一升公座增
補去留斥言立定貧富老壯無不瀝胆輸心甫及逕

留而二十八里之戶口具無所脫漏其公而明明而神又從來所未有者鄰邑百姓聞是編審方欲赴愬上臺請以爲式須示閤屬潞城等邑尤爲切近更謀乞批調審旻天不弔而終天之訃音忽於七月九日而至矣計前後受事僅得二十七日美政之尤大彰著者如此他如發奸摘伏聰察如神養欲給求仁心爲質殆難以口舌傳也訃至之日閤邑男婦塗號巷哭奔走失聲令我紳衿士庶颯沓赴省公請各憲欲以在任終制也予時聞之尙作然疑慮其言不無溢美乃赴任入境所見一如乎所聞益信向之以告者

皆其言之由衷也因即口碑潤以文詞用昭來許[illegible]
使後之君子有所矜式且以志民之不能忘也耳[illegible]
諱德修字協克號近菴世籍江南之微州徙居徐州[illegible]
之碭山者數世矣

改建崇聖祠碑記　　邑人　劉丕宸

學之有啟聖祠由來舊矣茲
特命改建崇聖祠祀
先師五代祖考於其中甚曠典也凡博士弟子員疇弗
歡欣踴躍樂勷盛事奈邇來歲歉遂延未舉癸卯秋
錫恒李公儁

命來尹襄邑謁廟之初廣文趙思梴馮殿魁兩先生

卽以斯役請公力任弗辭慨然捐俸百金兩先生同

爲協助而學中諸生亦願奔走趨事遂於甲辰六月

興工焉功未及半趙陞去馮亦致仕歸是歲冬珊玉

李先生司鐸乙巳夏閻先生諶司訓目擊斯舉卽力

董其事越兩歲而祠宇落成夫李公甫下車卽加意

學校留心建置仰副我

皇上尊師重道之至意而四先生亦後先贊成之斯可見

明良都俞之盛而文風丕變文教聿新從可知矣今述

其事之顛末刊諸堅珉用垂永久俾千萬世後祀

先師之祖功宗德於勿替者亦即佩公與四先生之功德於勿替云是爲記

劉公修城記

教諭　李珊玉

襄邑一城韓山峙其北楞巖跨其西漳水環其南而絡其東誠上黨形勝區也其創建廢興之由遠不勝述第城之東西南三面皆甎砌北面獨爲土築又當甘水之衝雨淋水泛日漸脆薄及今不葺日將與波俱逝也戊申仲冬邑侯劉公以三韓世冑來蒞茲邑甫下車閱城見其頹敝若此即慨然以修葺爲已任顧其時未可越明年春政洽人和乃捐俸購材經始

西北隅去城基數丈許下用石砌上用甎甃俾遠河患儼然獨鐵甕焉繼營北垣再修再圯費幾不貲公一以保障爲心務期事之必濟而後已區處規畫不遺餘力而邑中慕義士民亦罔不踴躍鼓舞謂此吾地方公務寧忍獨累及賢父母爲也因悉力捐輸一切雉堞樓櫓漸次修整煥然一新不直北面壯觀已也役起於己酉春竣於辛亥秋歷三歲而告成闔邑紳士耆民不忍沒此嘉績索余言以志不朽余惟勞民莫重於土工而築城爲最公方懼其竭民財盡民力也而民輸將恐後乃如此雖靈臺之章何以踰茲

余不文尙能質言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illegible]曰
豈弟君子介爾景福即襄邑上下相與有成之說也
爰次顛末垂勤示久云公諱德潤字身公號謙齋順
天文安人

建修古韓書院記　邑人　趙復元

考縣志明成化間有三原張公諱曉者以名進士來
宰是邑政教有方嘗於至聖廟左帝君祠後立書舍
十六楹爾時人才傑出科第連茹稱極盛焉張公載
在名宦不朽幾二百年後此接踵無人書舍頹廢有
心者共嘆振興爲難再矣乾隆壬申賢侯李公由選

拔初任廣西二尹俸陞是邑庖刀久善製錦素工清
慎勤三字兼而有之善政善教未易枚舉而尤以建
立書院爲惓惓仍於舊址北立講堂三楹西北寢室
二楹南建對亭三楹東建書齋十二楹廚房二楹巽
地大門一座院分上下下院直而長上院方而正西
牆闢門一楹進通聖廟明以示士子當不脫市井之
氣入登禮義之堂漸而積之以窺聖人之美富乃爲
學之準的也經始於甲戌之夏落成於乙亥之秋其
中華榱彩桷丹艧塗雕賢侯親題古韓書院匾懸
之悠久爰自捐俸倡邑中紳衿義士各解囊共得

母錢若干交當行歲取子錢若干以爲修金膏火之資丙子歲卽延名師嚴訓諸生重文藝尤重品行復每月命題親試評定甲乙獎勵不倦而侯謂此非猶是以博取功名也蓋深望在其地習其業者忠信以厚基址廉恥以固垣牆詩書以闢戶牖經濟以潤彫施庶幾他日出仕必有一二實政貽留地方不負吾心斯不負吾職永爲

盛世增一培養人才之藪焉是則賢侯之志也夫侯諱體中字達用號硯齋貴州南籠人

合章村義學記

邑令甫　萌

台章村義學者解氏之先所建大士堂也堂有地三十畆住持不得其人地且蕪賦愈多將爲解氏累解氏有希堯者其言曰佛可奉也何必僧佛法與儒理果無二也僧以曇花貝葉居之吾以春誦夏絃處之可也請因其堂立義學即以族人主之納賦外以香火爲膏火族衆稱便里中好善者更捐金助而請記於余余惟是堂之設所謂福田利益也而幾以貽累因是變通其間不惟諸累悉除且使一鄉子弟駿駿嚮學焉福不可知而善在人爲天下事倚伏無常大抵如斯若解氏者可不謂善成先志者歟聞之古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今之義學即此意也後世梵宇洞宮遍天下而願學之士甕牖蓬樞不蔽風雨此其理之甚不可解者西方有聖人當亦諦觀而不樂解氏乃能若此慈航中且低眉稱善矣且夫法戒莊嚴馳心易歛禪門寂歷虛境生明古之大儒當其閉戶修業往往藉以托迹非無取也若是天下之梵宇洞宮悉爲儒者講學之所其緇流黃冠之福田利益悉爲子弟膏火之資因以大衆之供養大知識者敦請老師宿儒可爲坊表者先率而訓迪之凡好善之長者不以黃金布地而爲斷虀畫粥者資其亦善

其從事於學者又皆以十年面壁之功爲十年讀書養氣之用則正學何患其不昌明而人材何患其不輩出哉解氏蓋一鄉之善人也有能若此天下人心之競趨於學郎一隅可驗焉余承乏茲土邑有善舉故樂書之其畝南東并捐助姓名悉勒諸石俾垂于久且願有睹此而興起者是爲記

重修後趙謀主右長史屢進大執法張公墓記

邑令　李體中

公姓張氏諱賓字孟孫中郎人幼好讀書澗達有大志嘗自比張良及石勒狗山東謂其所親曰吾歷觀

諸將中無如此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請見初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謀無不合由是大奇之及謀誅王俊斬劉曜下幽州定晉陽收河北平西秦共運籌帷幄决勝千里翊賛後趙卒成王業是以勒嘗言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愈加敬重遂進大執法呼爲右侯而不名及卒勒流涕曰天不欲成吾事何奪吾右侯之速也嗚乎公之英雄偉烈遭時遇主輝煌史册本縣城底村乃後趙建都之地則公卒葬於斯焉不卜可知矣前任鄭公仰慕其爲人曾爲之封墓豎碑余來尹是邑徘徊殘字蝕青命

下頁鎭鄉總約李士英水磑村鄉總約趙維侯等重修立石書其官爵姓氏并鸞詩三首鐫之庶不負前人建立之意後人其護持勿廢可也是爲記

重修昭澤王廟記　　邑人　趙　默

神者人之庇也人者神之依也使人無以依神神亦何由庇人神人有相通之理故祀典所載凡神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必立廟祀之蓋欲人藉廟而依乎神神卽依廟而庇乎人也襄城東南隅舊有　勅封昭澤龍王廟由來久矣　王之功績靈佑興雲致雨捍患除災前人誌之已詳茲無庸贅但廟重修於明

萬歷間迄今百六十餘載風雨漂搖日久傾圮觀者
莫不動興工之意然徃徃有難色者以功大而費繁
非千金未可輕舉也丁丑春住持僧理自敦請闔邑
士民公議謂費雖繁無不可分而功功雖大無不可
漸而理天下事有志竟成何必畫諉爲難況有本坊
好善樂施之趙琦者捐貲百金以開其端曷即募諸
十方以成其事於是主其事者有人勸其事者有人
同心量捐恊力營謀爰具募疏請之邑侯體中李公
公曰此盛舉也慨然捐俸爲邑人倡遂祈城鎮鄉村
紳士商農展敬神之念大解囊之施莫不欣然樂從

以成其義未幾材木輻輳矣磚瓦備具矣衆匠雲集

矣擇吉興工爲正殿五楹香亭五間　聖母殿土牆

易爲磚牆舊頂葦爲新頂正門一座侍壁二圍東北

立社堂三楹東官庭三楹格扇十二庫房二楹大抵

翔興居多唯樂樓悉依舊制是舉也始於乾隆二十

二年春告竣於二十四年秋實靡金錢二千餘緡向

所謂費甚繁者今果分助之而有餘向所謂功甚大

者今果漸修之而畢備夫乃知人之所以祛神者在斯

神之所以庇人者亦在斯紅雲禦寇之威道人指洞

之化安必徒顯異於前也哉因爲之勒石以垂於後

官道溝路橋碑　黎城進士靳榮藩

余弱冠時訪友韓州取道西營下艮經所謂官道溝者川原曠遠徑路坦平以爲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無偏無陂無反無側洪範之王路小雅之周行其盛軌可以想見詢之土人乃知去險而就夷者即水碾村趙翁修築之力也其路當遼沁之衝舊在陡腳坡峻嶺層巖微徑險哉趙翁憫之乃視地於其西得官道溝鳩工集役始於雍正五年閱三載而成則余向所經者是已乾隆三十三年其嗣大學生紹周衣德以爲先志所在將事而請撰

同志鄉貢槐根栫賢李森秀定秀等自水碾村至石
口坡凡八里其創建者曰雙泉橋修築者曰南營橋
水潦雨雪行者若忘更置地若干畝爲經久續葺之
資遠近慕太學生之能世其德也俱捐金粟爲助而
請余文其碑憶余往來韓州時纔二十年耳先君子
値余之歸輒詢其途中之聞見交遊以爲學殖消長
之驗二十一載以來余之所以克承先志者安在而
太學生推廣遺緒有基勿壞誠哉作室家而勤垣墉
惟其塗塈茨也是役也可以廣德可以教孝口碑載
道有不藉文而顯者余覩其事蓋亦有悄然以思懍

然以興者已趙翁諱鏤太學生諱思恭世濟其美因樂為之記云

重修廟學記　　邑令賈慎行

國家崇文重道尊禮先師為教化人材所由盛順時禋祀共得展厥精誠洵煌煌鉅典矣顧創建歷有年所宮牆傾圮廟貌蕭然不足以肅觀瞻展妥侑因其基而重新之則守土者之責也乾隆丙戌夏五余來尹襄邑視事日謁廟見簷椽朽腐屋瓦傾殘先賢木主多露處風雨中隨考之邑乘順治丁酉嘗重修大成殿復重修於康熙之壬辰何頹廢之至於此極也思

所以修葺之閱數月偕同官商之紳士佘捐俸倡咸
欣然樂助未幾輸有成數擇紳士之老成者董其事
置收管所俾司出入凡鳩工庀材悉從民價於是刻
日興工葺大成殿五楹戟門三楹泮橋外重建櫺星
門三楹門外牌坊三座環以牆垣其兩廡舊制卑隘
特高大改建各十三楹名宦鄉賢兩祠曩在戟門左
右皆南嚮體制未協且久圮移建於泮橋兩旁之隙
地東西相嚮各三楹此重修廟貌之規模也學署亦
殘圮甚復以所餘者重葺明倫堂五楹敬一亭三楹
西號房八楹重建修業齋三楹大門三楹二門三楹

照牆一座以及尊經閣兩齋署均予黏治閱四載告竣巍峩輝煌經營盡善微紳士之力不及此落成日紳士問記於余余深嘉紳士之成此盛舉也而亦樂為之記聞之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襄邑僻處行山習俗儉樸有唐魏之遺而文風亦樸而不華無輕儇氣逢茲

盛世文教覃敷諸生身列黌宮仰廟貌之巍峩果能敦其德行道誼爭自濯磨以相與有成當有無愧於邑之前賢者余將有厚望焉是為記

新建奎星樓文昌閣碑記　邑人　崔育榮

襄邑之北三十里有村曰東故縣其南爲鳳鳴山形勢聳拔上接雲霄旁則音山斜峙下則史水環流誠勝地也識者每謂此山之東南隅宜建

奎星樓 文昌閣於上非徒爲觀瞻寔足以培地脉振文運不同於尋常營造之無關緩急者也癸巳春有附近善士某等十八咸謀成此盛舉各捐貲十兩復募四方好善樂施者共得二百餘金庀材鳩工卜日興築諸君協力經營不辭勞瘁樓起三層中層祀文昌上層祀 奎星榱桷巍然丹艧燦然壽於是歲之秋而告厥成焉越四載諸君屬予作文以記之予

嘗登眺其上見其軒豁高聳萬象森列負山面水沂收數里之文瀾就日瞻雲遠挹千重之秀色因不禁喟然嘆曰吾聞山川清淑之氣含孕委積而不洩者必鍾爲傑人然則爭自濯磨以副山川之靈當必有連鑣而起者矣諸君此舉夫豈淺近功德也哉特是星霜屢易興廢無常創始者作之於前能保其歷久而不敝乎則嗣而葺之又不能不有望於後之君子也夫

重修五龍王廟碑記　　邑人　趙培巽

邑北郭外有

五龍王廟創建不知何年稽其重修一於至正十年一於景泰五年迄今日久彫零殿無完宇樂樓之臨於甘水者屢被侵塌勢若累卵邑人目擊感懷屢欲修之未果甲午春總約王永財等奮然議修詢謀僉同於是士民之在本坊者俱踴躍急公解囊共濟未幾而殿宇輝煌巍峩在望矣兩廊壁立高厰可觀矣樂樓移建永杜河患矣而且丹堊鮮明彩畫精緻山門牆堵無不煥然一新是役也始於乾隆甲午六月成於丙申三月其經始也若甚難而其垂成也若甚易何不期而就理如斯蓋神功之佑默大矣事成屬記

於余余不揣固陋因記始末於貞珉云

七卷終